

◆ 风物人情 ◆ 潘江涛

开门插秧



苗握在左手,将秧苗推作斜状,大拇指不停剔拨,把秧苗分出一小撮一小撮,均均匀匀三到五根。右手撮秧,用中指斜抵秧根,将其拨捺入泥。倘若拇指、食指和中指同插,秧苗不是东倒就是西歪,颇像鸡刨一样,俗称“田鸡扑”,不仅费时,还控制不了深浅——插得过深,影响拔节分蘖;插得过浅,秧苗易浮四散,即便成活,也影响生长。

我是农业农事的叛逆者,印象中这辈子只插过两回秧,且都是在大集体年代。被人笑话倒在其次,弯腰弓背,一趟插到头,少者半小时,多者数小时,其间再累也没处搭下屁股,连站一会都是奢侈。晚上回家,脱下衣裳,那一圈一圈的“盐硝”犹如“印象派”作品。一宿醒来,浑身酸疼,像散了骨架一般,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统统失去效能。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莫非,李绅也曾体验过插秧的滋味?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当一个人亲手把秧安放进大地,伺候它长苗扬花颗粒饱满,然后收割,上碾机,米糠分离,再把米饭煮熟,香喷喷地吃进嘴里,谁对稻谷都会心生感恩之情。但是,集体劳动,吃的是“大锅饭”,磨洋工的不少。

就拿插秧来说,一个生产小队,百来亩水田,至少也得插它十天半月。开秧门,除了必要的规矩,其他是不太讲究的。眼看明天就要关“门”,队长则会指派几个听话的社员买来猪头肉和猪下水,再到山塘里捞些鱼鲜,在空旷之处摆上几桌,犹如当下烧烤一般,开开心心地会餐。

分田到户,此种闹热自然消失。只不过,插秧赶时间,单家独户往往忙不过来。左邻右舍便事先排定插秧时间,几乎是同班人马,今天你家,明天他家,大家轮着来。

阿妈虽不下田,但老早就忙开了。她会提前一二天浸下3公斤黄豆做老豆腐。到了晚上,再把这些豆腐分成三份:一是白切,二是烤豆腐,三是煎油泡。临睡之前,还要叫阿爸再切一大截去年腊月腌就的条肉。

早餐比较简单,主食多为顶饱的玉米饼,配菜则以农家土菜为主。譬如,咸菜炖豆腐。咸菜是新腌的九头芥,黄亮爽口;豆腐是用手掰碎的老豆腐,一同下锅可中和咸菜的盐分。那一大截条肉,是用来提鲜吊味的,煮熟之后被阿妈早早捞出,只等帮工一到,即将它切成厚薄匀称的“刀板香”,每人一块,亦是早餐的硬菜。因为吃口多,咸



娟子 摄于江滨公园

你是君子之花
配得上这世间一切高雅
与青草为伍
幽居野谷山崖
不需要捧场和欣赏
优雅的姿态自溢着芬芳

当一个落魄的人从你身旁经过
你的幽静和高洁便感染了他
于是
终身传道授业,不知老之将至
终成天下儒家

当一群人
在你身旁相聚
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被你的幽香陶醉
爱你的纯情启发
为你赋诗
为你题字
龙游蛇走的墨迹
一定是你开出的花

兰

◆ 吴文军

六都坑

◆ 陈清日

巨石天遣化作屏,
白云生处有仙人。
山环明镜正冠盖,
弦奏双溪传籁音。

山脉脉,
水盈盈,
碧波万顷竞相迎。
游人惊喜前村秀,
却又回眸复看频。

◆ 汉诗节拍

校园果林

◆ 季志强

琅琅书声的校园
果林觅得一隅清闲
奋力向上,只为心中的太阳
阳光雨露养育果树
果树养育飞鸟
也养育头顶天空的那片蓝

需要打开一本诗集,把诗句
对着一棵棵绿绿的果树
让鸟儿来脆声朗读
诗歌流淌的晨光
青山翠竹的深幽
没有尘嚣的安宁

鸟的故乡有多远
校园就有多辽阔
一群群雏鸟在校园学习飞翔
终将高于祖先的高度
远于追求过的视野

和鸟儿交换一首诗
流泻的春光在额头上
馈赠幸福
和校园交换一个梦
展翅去擦亮夜空
闪烁星光

写给儿子的信

◆ 罗 裳

此刻,那些不知名的小鸟
衔着嫩黄的晨光
飞临你清凉的窗台了吧

露水,沾满杏花香
落在你额头
仿佛春天的一个吻

给蜗牛让路,向蝴蝶问好
别叫醒牵牛花
它哭起来,整个小院都会下雨

土灶里,火苗呵呵地笑着
多么像你,简单又快乐
但有时也把姥姥呛得一阵泪流

炊烟向往远方,风是它的翅膀
多希望
灾难时人们都能张开双臂飞翔

和我们一样,炊烟的根也在家里
你说的天堂,其实
就是由一缕缕炊烟组成的

众多味道中,我深深记住了家的味道
如同记住你守望的模样
蜡梅开时,那条小路就会接我回家

愿疫情早日消散
愿美好如约而至
愿时光将你温柔以待



唱出春天的抒情曲

◆ 科 力

推开泛滥的心事
穿越流言蜚语
春天的阳光
不停地驱赶着
乌云的恶剧

疫情
魔鬼施出的毒计
多少家庭立正稍息
生活画着简单的直线
工作偏离了轨迹

坚守前线的白衣天使
让我们感动
屏幕上不时传来
振奋的消息
日夜守候的护卫
让人感激
他们维系着
千家万户的安谧

一次次的关怀
从母亲的胸中飞出一股股的暖流
在网上聚集
赤热的爱心
安抚着失败的伤感
甜蜜的温存
演绎着积极向上的意义

啊——
这些都是正能量!
啊——
这些都是大动力!
我们要紧拥春光
戮力同心
让阴霾的天空早日澄碧
让万物唱出
春天的抒情曲



天道有序,万物有节。
谷雨落谷,转眼就是立夏——秧苗翠绿,大地深耕,又到了一年一度开门插秧时节。

乡村的水田,是物象,也是镜子,叠印着一代代农人对大地稻作的虔诚。当骨灰级插秧能手庄重地插上第一撮秧苗,秧门便“吱”的一声打开,俗称“开秧门”。

秧田无门,插秧却有门道。道者,时序、节气、节律也。

有道是:“秧好一半稻。”大道无形。若想“秧好”,浸种、撒播、育苗和拔秧,时逼时,序连序,一步亦马虎不得。

谷种浸水,干瘪的漂浮,饱满的沉淀,虚虚实实,一目了然。捞去秕谷,将沉淀的谷种洗洗,泡足24小时,再倒入方箩,以破布(薄膜)覆盖,捂暖。不时,还要洒些温水,催催芽儿。那些谷种就像待嫁美人,催了一遍又一遍,这才明眸皓齿,款款露脸。

择个风和日暖天,将谷种均匀地撒到事先做好的畦面上,再用铁锹轻轻地抹一下,以便让它们真正落地。讲究一点,还要撒上一层薄薄的草木灰——既可追肥,又能防止鸟雀啄食。

撒播,当属男人的活计,一把一把洒下的是世袭的传统。要不了几天,江南的秧田便呈现无数的嫩芽,一片鹅黄、柔弱、向上,稚气地接纳阳光雨露,勇敢地泛青转绿。其过程便是育苗。

“新秧初出水,渺渺翠毯齐。”此时,秧苗显然是羸弱的。只有越过立夏,栽插到广阔的田野,才能茁壮成长。她属于庄稼,孕育丰收的希望。

拔秧须早起,无论晴雨,个个披蓑戴笠,肩挑长柄鍬箕,里头置放秧座,种田绳、种田棒和一把浸透的干稻草。蓑衣乃农家一宝,雨天遮体,晴天给秧苗遮阴避光。

秧座状若图钉,由一块木板和一截圆木拼接而成。人坐上头,身子前倾,双手并用,拿捏之处很是关键——捏高了,会扯断秧苗;捏低了,秧根的泥浆太多,不易濯清,影响秧苗成活。有经验的老农通常以一只手指的小指头贴近田泥,大拇

指握紧秧苗,另一只收拢秧苗的手协助用力,边拔边转,使手上的秧苗形成一面扇形,再抽出一根随身携带的稻草,把它们捆扎成秧把。

一个好秧把,摊开平展,厚薄均匀;卷缩成捆,则如折扇一般舒展美观,让插秧人得心应手。

“小孩盼过年,大人望种田。”田是梯田,并不是一望无际的。田的上方常常有一口水塘,蓄满墨绿样的春水。田与山丘比邻,田与村庄接壤,属于一垄型的那一种。林间的树叶翠绿翠绿的,风吹鸟鸣,那是布谷的声音:“阿公阿婆,割麦插禾。”

晨雾像薄薄的面纱,将大地撩拨得时隐时现。不论是谁挑出第一担秧苗,正是燕子剪开很多视线的时候。天已大亮,参加插秧的人亦陆续来到田头。然而,谁也不会贸然下田。他们在等,等待队长(或家主)供上三牲祭品,焚烧香纸,燃放鞭炮。

祭拜仪式庄重,倾注了真挚的情感和殷切的祈盼。之后,他们还要推举一位插秧把式,率先插下规矩。这样的把式,俗称“秧师”,也许年长,也有年轻的后生,一个村庄顶多三二位。

秧师下田,口中念念有词:“土地走头先,太白退两边,大秧大稻,大娘大嫂。种田方方,割谷满仓。土地保佑,全年丰收。”念毕,他眼观六路,略加思索,再根据不同形状的田块选择不同的插法,或中间开花,或从左到右,或遇弯随拐。

插秧,指缝间流淌的是千年的传统百年的手艺。秧苗的间距要保持一致,即横看竖看,都要在一条线上。方方正正的一块田,直来直去,只要拉上种田绳,就有标准约束,好插;难题在高高低低大小不一无规则的“蓑衣丘”“笠帽田”,要种出个标准方格,便颇有讲究。而新手插秧,瞻前顾后,动作不甚连贯,不是“两头翘”,就是“拔脚塌坑”。一旦速度赶不上,被人“裹弄堂”,困在水田中央,也就在所难免。

站在田头抽烟息息的,大多是种田老手,爱讲荤话,也喜欢看人“洋相”。他们当中,有人拍手,也有人起起哄,只有秧师默不作声,会主动下田传授插秧技巧:一把秧